

## 嗣《瀛寰鎖記》之《屑玉叢談》

田 若 虹

**內容提要：**由上海《申報》館創辦，刊於1872-1877年間的《瀛寰鎖記》月刊，是中國第一種文藝刊物。《屑玉叢談》變《瀛寰鎖記》之名而仍乎其意，乃申報館嗣出之《瀛寰鎖記》。其以瑣記之體例，縱橫古今，牢籠萬物，格物致知；感慨時事，比事屬題，涉諸諷詠，合說部之眾長，作寫懷之別調。或因稀缺絕版諸因，現今學界關於《屑玉叢談》的文字報導尚止於體例與版本信息，而未究其文本及相關內容。研究《屑玉叢談》對於管窺近代早期文藝刊物，瞭解中西交匯之際文化的變更及文學的傳承與發展，尤其對於近代小說、野史及通俗文化之研究不無意義。

**關鍵字：**屑玉叢談 近代 文藝期刊 考慎



繼上海墨海書館於1857年創辦《六合叢談》月刊之後，《瀛寰鎖記》月刊於1872-1877年間，由上海《申報》館創辦。它不僅是上海最早的中文期刊之一，亦為中國第一種文藝刊物。前者主要宣傳科學、文化常識和一些宗教內容；後者則為綜合性文藝副刊，碑、銘、頌、誄，傳記、書信，雜作，詩詞歌曲，譯作，等古今叢殘無

所不有。它連載的蠡勺居士譯的小說《昕文閒談》和靜軒居士譯的日本名著《江戶繁昌記》，是迄今所知的近代最早的完整譯作。1878年（清光緒四年）由申報館錢昕伯與蔡爾康編輯，並由上海中華圖書館印行的《屑玉叢談》，變《瀛寰鎖記》之名而仍乎其意，乃申報館嗣出之《瀛寰鎖記》。或因稀缺絕版諸因，現今學界關於《屑玉叢談》的文字報導尚止於體例與版本信息，而未究其文本及相關內容。研究《屑玉叢談》對於管窺近代早期文藝刊物，瞭解中西交匯之際文化的變更及文學的傳承與發展，尤其對於近代小說、野史及通俗文化之研究不無意義。

近日本人偶于江門特藏館舊籍中覓得《屑玉叢談》光緒間申報館版本六卷。喜而讀之。此書為初集六卷。全書共有四集，各六卷，線裝，石印本。《屑玉叢談》初集目錄下標：烏程錢徵昕伯、上海蔡爾康紫黻同輯，元和顧乃言慎之校字。頁首與反面分別有“中華圖書館印行”與“上海中華圖書館印行”字樣。卷首有錢昕伯、蔡爾康序，各卷中亦有序跋。

初集全套目次為：

第一卷	從扈·隆福寺小記	沈伯鏐
	夢談隨錄	厲秀芳
	孔氏三出辯	沈畏堂
第二卷	燕京雜記	無名氏
	營口雜記	諸仁安
	越州紀略	隱名氏
	常熟記變始末	譚嘯雲
	守虞日記	譚嘯雲
第三卷	松江府志摘要	閩山葦
第四卷	海天余話	錢壑
第五卷	物類相感志	蘇軾
	蜂房春秋	胡啟俊
	花史	愛菊
	羅浮夢記	醉石
	四海記	醉犀
	科場焰口	醉犀
	秋紅霓詠	杜元馨
第六卷	霜猿集	華陽

仙閣集

錢蕙馨

山曉閣詞集

孫宗

其後注曰：“右書二十種二集嗣出”。

紫黻稱是書“統其名曰《屑玉叢談》。並標之為初集。示一己之搜羅有限，四方之著述無窮也”<sup>\*1</sup>。其書之體例為瑣記。

從初集序文可獲知《屑玉叢談》與申報館其他刊物之關係；輯者編書之狀；刊物資料來源；其刊之緣起、宗旨及內容；以及編者與主筆之情況等相關信息。

第一，《瀛寰鎖記》與《屑玉叢談》的關係，後書乃前書之嗣出。是“變《瀛寰鎖記》之名而仍乎其意”，其刊“問世初名瀛寰鎖記，後名寰宇瑣記，又名四溟瑣記”<sup>\*2</sup>。《屑玉叢談》與此前之《四溟鎖記》、《寰宇鎖記》，皆乃《瀛寰鎖記》之異名，而非如有論者稱之為不同之刊物，如曰：“英國商人《申報》館創辦。1872-1877年間先後出版《瀛寰鎖記》、《四溟鎖記》、《寰宇鎖記》附屬刊物”。或曰：“文學雜誌在晚清源遠流長，可以分為前後兩期。前期雜誌主要是《瀛寰瑣記》、《四溟瑣記》、《寰宇瑣記》、《侯鯖新錄》等。前三種都是由《申報》館創辦的”<sup>\*3</sup>。《屑玉叢談》與上述諸種實則《瀛寰鎖記》之異名而已。

第二，錢昕伯與蔡爾康序文中皆稱奉尊聞閣主之囑作序。尊聞閣主何許人也？杜澤遜《文獻學概要》稱：“《申報館叢書》二百三種，二千九百八十六卷（內五種不分卷未計），正集六十種，題尊聞閣主輯，即《申報》創辦人英商美查”<sup>\*4</sup>。尊聞閣主是否為英商美查呢？錢徵昕《屑玉叢談》序曰：“其時尊聞閣主方蒐輯殘編斷簡用活字版排印成書，月出一卷。問世初名瀛寰鎖記，後名寰宇瑣記，又名四溟瑣記”。不難判斷“輯殘編斷簡”的尊聞閣主乃《瀛寰瑣記》之主筆。其後《屑玉叢談》初集中的某些篇章在結集出版的申報館叢書系列中，如卷二之《常熟記變始末》、《守虞日記》、《營口雜記》等，皆統冠之曰“尊聞閣主輯”<sup>\*5</sup>。“尊聞閣主”究竟乃主筆乎，美查乎？目前尚無資料佐證。我們知道美查（Ernest Major）是《申報》的出資人和產權擁有者，1872年美查邀集伍特華、蔣萊亞、麥基洛各出資400兩，在上海設立了申報館，後產權歸美查一人所有。而《申報》主筆與經營者則由其聘請的中國人擔任。負責報刊總主筆的先後有蔣芷湘、何桂笙、錢昕伯、黃式權、蔡爾康等。尊聞閣主其人尚有待進一步考證。

第三，關於稿源。《申報》是我國最早的商業化報紙之一，其創辦之始即公開宣稱以謀利為目的。為了吸引更多的讀者，該報廣征各類稿源，“先碑、銘、頌、誄，次傳記、書信，再次雜作，末則詩詞歌曲。……其中鴻文巨制輿夫新奇

俶詭之作靡不鹹備”。從而廣泛地聯繫了當時社會上有影響的“文人韻士”。錢序稱：“凡承同人郵稿來者，俱藏諸行篋，日積月累，正如山僧乞米，……蓋已哀然盈尺矣”<sup>\*6</sup>。蔡序稱：“主人方廣羅群玉之儲，永壽聚珍之版，以故雞杯賈客龍威大人出鄴架之所藏，比荊州之暫借。僕與昕伯得乘清晝，分勘奇書錦繡……”<sup>\*7</sup>《申報》第一號所刊《申報館條例》之二即稱：“如有騷人韻士有願以短什長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區竹枝詞，及長歌記事之類，概不取值”。“概不取值”的條例調動與鼓舞了眾多的文人騷客之創作積極性。所以徵文啟事一出，各種稿件源源而至。其所詠多為上海灘特別是十裏洋場的近事，如《觀西人鬥馳馬歌》、《滬北西人竹枝詞》、《洋涇竹枝詞》、《洋場竹枝詞》之類，亦頗具新聞性，這些竹枝詞把所謂“同治中興”之後的上海繁華描繪得淋漓盡致。其後申報館又徵求採訪新聞。由於稿源豐盈，不得不擴大報面，申報館便增出綜合副刊，報紙銷數也因而迅漲。申報館亦曾用活字版印行仿乾隆版《聚珍版叢書》名著160餘種，以及《古今圖書集成》等，故紫黻謂之“廣羅群玉之儲，永壽聚珍之版”。清代陸壽名《續太平廣記》、張朝的《虞初新志》、李宗孔《宋稗類鈔》、種蕉藝蘭生《異聞益智叢錄》以及《屑玉叢談》等數十種文獻，皆為其時小說文獻編纂的代表性成果，將小說文獻編纂推向了高峰。

第四，《屑玉叢談》在刊行中採取了“逐月分排分派斷續割裂”的形式。自《瀛寰瑣記》始，《申報》綜合性的文藝副刊對於長篇作品便採取了先分期續刊，後結集發表單篇的報刊文學形式，如《申報》所刊之譯作《昕夕閒談》，先是續刊，其後以單行本行世。《屑玉叢談》初集卷二所刊之《常熟記變始末》、《營口雜記》<sup>\*8</sup>等亦无不如是。錢序記曰：“或如數萬言長稿，窘於篇幅，未能全刊，勢必逐月分排分派斷續割裂，閱者病焉。余謂聚古今人之叢殘，授之劑劑，不當限以時日，亦不當限以體裁，但擇其可傳而已”<sup>\*9</sup>。其始“閱者病焉”，並不習慣這一新的形式，隨著東西文化的交流，新的理念、思想及內容對讀者視野的衝擊，這種現代形式也漸為讀者所接受，並且調動了讀者的閱讀興趣，促進了專事創作的職業作家隊伍的形成。

《屑玉叢談》之執行編者錢昕伯與蔡爾康。二人曾皆任過“尊聞閣”之編輯與主筆。據說鄭逸梅曾寫過一張有關蔡爾康的特色名片。這張名片中間有“震旦江蘇上海蔡爾康”。下附有極小的小字：“字子菴，號紫黻，晚號支佛，外號鑄鐵庵主、縷髻仙史。清帝退位後，改號采芝翁”。右上角則有“四品銜分部主事，奏保經濟特科，大舉優恩貢生。曆辦《申報》副主筆，《滬報》總主筆，《新聞報》開創正主筆，《南陽官報》採訪委員；曆掌《萬國公報》；廣學會正翻譯”。左下角則有“世居老

北門內西穿星街十九號，通訊處：老西門北敦潤裏二十五號”。又在反面印了他的著作10多種\*10。蔡爾康當時亦曾譯介過數種史學著作，如：(英)李思倫白著《萬國通史》，編譯過上海廣學會印行的《李傅相曆聘歐美記》，以及述(羅馬)搜奇豹瑟著(美)林樂知譯《論臘丁族人就衰之故》\*11等書。

錢昕伯，名徵(征)，別署霧裏看花客。浙江吳興人。清同治七年(1868年)與王韜長女菝仙在上海結婚。1872年《申報》創刊時，曾被派赴香港考察報業。1874年回滬。清光緒元年曾主持編輯出版《申報館叢書》，卷帙浩繁，許多珍貴資料得以保存。又曾主編中國最早的畫報《寰瀛畫報》5卷。他主持《申報》編輯部“尊聞閣”長達二十餘年。

第五，《屑玉叢談》初集內容之勘定，“有未經付刊者，有已刊而原版散佚者，要皆各標新義，或逸聞佚事足為掌故之資，遂都為六卷，故曰《屑玉叢談》，是雖變瑣記之名，而仍乎瑣記之意”\*12。初集蔡序簡論了各卷篇章之要義：“首之以《從扈·隆福寺小記》文成述事義取尊王，實足以冠冕群英，牢籠萬有。繼之以《夢談隨錄》，則宦海之鴛鴦，名場之龜鑿也。又繼之以《孔氏三出辯》，辟往古之疑，得立言之正。又繼之以《燕京雜記》、《營口雜記》，是為風土外編，可補水天閒話。嗣是而《越州紀略》、《常熟記變始末》、《守虞日記》三種，連類而及，要言不煩，誌緒冠之，倡狂紅羊歷劫，憫蒼生之塗炭，黃鳥安歸，又則次《松江府志摘要》，刪繁就簡，殫見洽聞。又則《海天餘話》十幅，蠻箋繪玉容于楚岫千行，錦字織瑤想于親樓。又次則《物類相感》，志雖曰陶情實資格物。至於《蜂房春秋》、《花史》、《羅浮夢記》、《四海記》、《科場燄口》，《秋紅霓詠》六種或仿比事屬題之體，或祖搜神志怪之奇，或托主文諷諫之詞，或顯遊戲神通之具，可資談助，聊遣睡魔，抑志士抒愁嘯歌，不廢風人言志吟詠以傳。緣取《霜猿集》、《仙閨集》、《山曉閣詞集》三種終之，而統其名曰《屑玉叢談》”\*13。所述雖語之不詳，尚可窺其要旨。《申報》發刊近一年光景，有人投寄了一篇仿《阿房宮賦》的《申報賦》，將《申報》所載內容概括為“小竊流氓，鄙道貧僧，惡少摸乳，老翁獻臀，某甲某乙，為隱其人”\*14。此乃上海有中文新聞報紙以來10年間未有之事，故在當時讀者中引起轟動，認為《申報》可觀。然至《屑玉叢談》，內容則基本上擺脫了《申報》初期文藝副刊之低俗、媚俗之態，而更注重其新聞性、知識性與趣味性。其中如涉及太平天國運動的初集卷一之《越州紀略》、《常熟記變始末》和《守虞日記》，其中署名為古越隱名氏者在《越州紀略》中述太平天國之亂，記曰：“流寇之亂始于黃巢，橫于張李，尾其後者則所稱為偽天王洪秀全是

也。道光三十年，洪賊擾粵，西竄湖南，出湖北、江西，據江寧、安徽，旋陷蘇州，而浙水東西已成累卵之勢……自是以後，金城十仞湯池百步為賊所據”。又如《常熟記變始末》道：“偽忠王李秀成調黃文金竄江西遣賊將錢桂仁來守常熟……團練局董徐配援詐與賊和”<sup>\*15</sup>。以及《守虞日記》所記：“十一日二更，賊驅眾急攻水營，惟聞炮聲不絕，人號馬嘶，如怒濤奔湧，勢不可遏。城中之勇不能出援，三更後方失，守營者數百人死亡殆盡，自是水營為賊所據”等，文中虽不乏对太平天國農民運動的詆毀與偏見之詞，然亦不難從中窺見太平天國運動之聲勢浩大與磅礴氣勢。

以修史志為己任之《松江府志摘要》取同治上海縣誌而摘其要，全文內容包括：圖經、年表、分野、疆域、形勝、鄉保、山、場、水、土產、風俗、戶口、田賦、徭役、鹽法、水利、城池、坊巷、橋樑、鎮市、官署、學校、兵防、驛傳、壇廟、第宅、塚墓、寺觀、古跡、名宦、科目、名臣、獨行、文苑、隱逸、藝術、遊寓、仙釋與遺事。

卷五《物類相感志》屬於格物致知類。編者謝枋得稱是篇為蘇東坡尚未流傳於世之書，曰：“此先生壽世外篇也，夫大學之言致知也，必曰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此千古不易之理。我朝理學昌明，闢閩濂洛諸子類皆能出其心得，垂示來茲，而獨於格物一事，或者以格去外物當之嗚呼”。全篇自身體、飲食、器用、藥品、疾病、文房、果子、蔬菜、花竹、禽魚到雜作，皆一一述及。如“文房”記曰：“臘梅樹皮浸硯水磨墨有光彩”。“絹布上寫字用薑汁及粉則不淹開”。“衣服”類，如：“夏日衣蒸以冬瓜汁浸洗，其跡自去”等，頗具知識與趣味性。

《蜂房春秋》自正月至十二月，比事屬題。如曰：“春王正月君即位。傳唐風西元妃甘姬生公子蝨草卒諸大夫立公子蜂于朝，率國人排衙而朝之，以正君臣之位禮也”。《花史》亦如是類体裁，祖搜神志怪之奇，如曰：“聖主紀元春二月賜進士文杏等及第。花主嘗謂侍臣曰朕欲求俊秀科場，中拔十得五亦可以壯錦繡山河之色矣。及親試進士文杏等，皆斐亶可觀。並賜及第緋袍翠冠，宴于瓊林院，寵之以詩”。

《四海記》則仿《山海經》，東方朔《神異經》、《十洲記》之體，而作砭世之文。全文包括：苦海、欲海、恨海與宦海。如《宦海》記曰：“宦海在九幽之下，水至穢濁，人不能渡，渡則糜爛。堯時洪水為災，宦海氾濫於中國。堯使老童障之。三年不成，老童化為團魚，入於海”。又如以嬉笑怒罵之詞，揭露、諷刺科舉制之《科場齧口》，全文以主考、房官、監臨、供給所、秀才、老生、新生、官生、校官、廩生、貢生、捐貢、監生、騰錄生與監軍為題。如“主考”記曰：“十年攻苦，三考出，身

聚奎堂上端，居選佛場中，主政眼光射去，難分黑白青黃，筆墨批時悉聽鬼神陰鷲。嗚呼春夢婆娑，憐士子冬烘頭腦，笑先生惟士翰簷，科道之流一類迷魂等眾”。其言捧腹，不僅令人想起《聊齋》之《司文郎》、《賈奉雉》與《王子安》諸篇。《秋紅霓詠》所詠多為文學之經典詞章，如：別姬、喫糠、罵曹、密誓、埋玉、聞鈴、折柳、學堂、尋夢、離魂、罷宴等。《霜猿集》述明喪亡之狀。《仙閨集》與《山曉閣詞集》則為作者詠懷之作與應酬之專集。《海天餘話》中多敘神仙道化與才子佳人。

此外，初集篇目中還有一些反映民俗風情的題材，如《燕京雜記》、《營口雜記》等。如《燕京雜記》述曰：“立春日，都人多買蘿蔔生食之，謂之咬春。又作春餅，元日祀神及先祖剪紙不斷，至丈余，供于祖前謂之阡張，焚之……”。《營口雜記》編者將其所見之民風與所出之庶物有異於南方者悉誌之。如曰：“北洋狹，多雲山，起即風至，舟人防之。海魚比沙船更長，豎其須徑丈，見則有大風”。

概言之，《屑玉叢談》以瑣記之體例，縱橫古今，牢籠萬物，格物致知；感慨時事，詠志抒懷；其比事屬題，或涉諸諷詠，或托以勸懲，合說部之眾長，作寫懷之別調。然囿于編者之立場觀點。書中舊道德倫理之迹亦甚鮮明，如曰：“倡狂紅羊歷劫”<sup>\*16</sup>等等，其對於發生在中國近代史上之反帝反封建的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運動之憤激、詆毀與貶斥之情溢於言表。

四

### 【注】

- 1) 蔡尔康：《屑玉丛谈》序。“光绪四年太歲在著雍攝提格月阳在修日躔大梁之次古瀉縷馨仙史蔡尔康紫黻甫序于铸铁盒”。
- 2) 钱徵昕：《屑玉丛谈》序。“光绪四年歲在著雍攝提格如月既望西吳钱徵昕伯甫序于海上之僑月楼”。
- 3) 袁进：《民初的过渡杂志 民权素》，《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06期。
- 4)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第九章“类书与丛书”之二、丛书，63。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01年版。
- 5) 清 譚嘯云撰：《常熟记变始末》(线装)，申报馆丛书 / (清) 尊闻阁主辑。 - 铅印本。 - 上海: 申报馆，清光绪间。 - 第225册。
- 6) 钱徵昕：《屑玉丛谈》序。
- 7) 蔡尔康：《屑玉丛谈》序。
- 8) 清诸仁安：《营口杂记》[普通古籍]，出版社：上海中华图书馆，清光绪4年(1878)。
- 9) 钱徵昕：《屑玉丛谈》序。

- 10) 参见蔡群：《郑逸梅：博爱并专一着》，中国文化报（艺术财经版）2008-08-28。
- 11) 《万国公报》第一百三十三册(第十二年首卷)1900年2月(光绪二十六年正月)。
- 12) 钱徵昕：《屑玉丛谈》序。
- 13) 蔡尔康：《屑玉丛谈》序。
- 14) 参见：《上海新闻志》，第四编业务，第二节 解放前报纸的编辑宗旨。
- 15) 《屑玉丛谈》初集卷二，《常熟记变始末》下。
- 16) 蔡尔康：《屑玉丛谈》序。

(TIAN Ruohong)